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  
艺术家推介人物

现代快报  
A28、29  
2014.5.17 星期六  
责任编辑 徐馨儿  
美编 时芸 制版 郝莎莎



## 傅二石

1936年生于南昌。1939年随家人逃难到重庆。抗战结束后随家人到南京。1948年至1950年在家乡读完小学并考上中学。1950年又随家人迁回南京。在二中和十一中读完初中，1953年在十中（现称金陵中学）读高中。1956年至1958年在济南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学习。1958年至1962年在山东省临清二中任教。1963年调至济南山东艺校（后称山东艺专）美术科任教。

1977年离开山东回到南京家中，1979年调至江苏省国画院并任山水画创作室主任。1985年成立傅抱石纪念馆后兼任馆长。1996年退休至今。

现任江苏省国画院顾问、傅抱石纪念馆名誉馆长。

# 傅二石：云山得意丹青妙

说起绘画，傅二石的故事里离不开的人物便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巨匠——他的父亲傅抱石先生。傅抱石是中国画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新金陵画派的开创者。傅二石说，他的绘画生涯，就是从幼时在家中受到的耳濡目染开始的。

## 绘画启蒙从如何用毛笔开始

“小时候，父亲的绘画工作是我们全家的生活重心，每天，一家人都会一起协助他，裁纸、磨墨。父亲喜欢喝酒，我那时候每天跑几里路，去帮父亲买酒。父亲的画用墨很多，屋里有个炉子，画到一半，我们要把湿漉漉的画拿到炉子上烤，烤到半干半湿的状态，他再继续画。很多人说，傅抱石的作品给人一种水分没干的印象，这也是属于他的独特艺术效果。”傅抱石的言传身教，成为了年幼的傅二石最好的老师。

“我的绘画启蒙，从父亲教我怎么用毛笔开始。他先给我讲解毛笔的用法，然后画帖给我临摹。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就开始临《芥子园画谱》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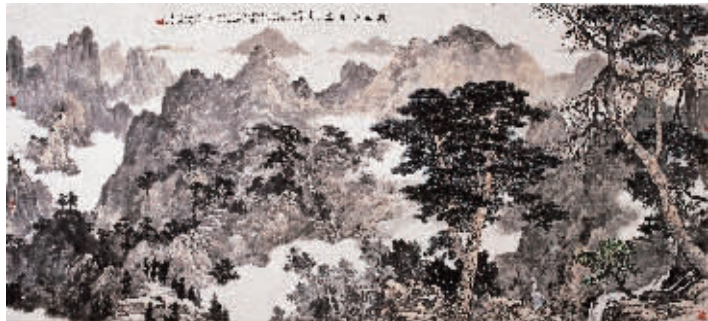
抗日战争时期，傅抱石举家来到了重庆金刚坡，在巴山蜀水之地生活了八年。那八年岁月，成为了傅抱石日后创作的巨大宝库，也为傅二石走上山水画之路打下了基础。

“那是一个山区，景色很美。我经常跟着父亲出去看风景，观察农村的生态。拿着铅笔做速写。我现在还记得，傍晚太阳西落的景象，崇山峻岭之间，有牧童牵着牛回家，梯田变化了颜色，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，真是美极了。这些情景也都进入了父亲的画中，我也受此影响很深。”

## 写生画的是改造后的风景

傅抱石的创作和他的写生经历密不可分。对自然的热爱，构成了他笔下磅礴大气的山水风景。傅二石说，父亲有一枚印章“我用我法”，强调的就是“师造化”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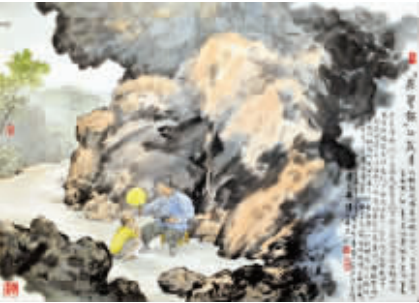
“1961年，父亲应邀去杭州画画。我与他一起，从钱塘江走到富春江再走到新安江水库，才结束了这次行程。这一路的风光，包括了《富春山居图》上的山山水水。沿途，父亲告诉我应该怎样画画，怎样观察自然，怎样创作山水。”傅二石回忆，那次旅行，他与傅抱石每天白天都在江边看风景，哪里风景特别好就多呆一会儿，拿本子速写。“我发现，父亲画写生和别人都不一样。别人画得很仔细，这里有棵树，那里有块石头……父亲更多的时间则是在观察，东走走西走，把周围的细节都看遍了，才拿起本子开始画。他的写生很简单，几根线，几个圈。这就算一张画吗？可是晚上回到休息的地方，父亲就是



《拨云寻古道》



《富士山远眺》



《躲警报》

在这么简单的草图上，画出复杂的完整的画来。”

傅二石说，一开始他画写生就像照相机一样，而傅抱石告诉他，中国画与西方油画不同的是：不需要完全记录大自然的具体形象，而是要在大自然中发现美，寻找灵感。“有灵感的时候，要先动脑子，考虑这个风景怎么最美，如何改造表现，把多个地方的风景合成一张画，之后才动笔。”

傅抱石在速写时打圈画线的方法，也让傅二石受益匪浅。他不仅自己以此作画，在日后数十年的教师生涯中，他也把这个方法教给了自己的学生。“不光眼睛看，还要用脑子想，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美。”如今，傅抱石的写生作品早已集结出版，傅二石说，每每翻开那本写生集，“我就想起当时与父亲一路走一路画的情景。”

## “面向生活”激发无穷绘画灵感

傅抱石的一生，有四个字与他不可分割：其命惟新。傅二石告诉记者，彼时，对中国美术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傅抱石，深深感觉到中国画面临着危机。面对保守派的重重压力，傅抱石毅然决定改革，在毛笔使用、绘画观念上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。这一创新的思想，也深深影响了傅二石。

“我跟着父亲学画，别人看到我的画都说，一看就是傅抱石的路子。一开始我当然很高兴，可渐渐地，我开始思考自己在绘画方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傅二石前往香港参加一场展览会，而一位老画家对他说的话，让他有了新的启发。“他说：你画得不错，但没有自己。你现在要走哪一步决定了你的前途。如果你能脱离你父亲的轨道，也许你能画出属于自己的风格，会觉得这辈子没有白过。”

此后，傅二石开始有所改变，“面向生活、观察生活”成了他探索自己道路的开端，也激发了他无穷无尽的绘画灵感。翻开傅二石的作品集，深厚的文化积淀、生活中独有的气息从他创新的笔墨章法间蓬勃而出。他画黄山、漓江、庐山，还画自己的生活。

回忆起当年在金刚坡的日子，傅二石画了一张《躲警报》：画面中是山石自然形成的浅洞，一位老者坐在小凳子上，一个孩子蹲在她面前。“那时候外婆失明不能走远，每次警报响起，我都与外婆躲在这个浅浅的洞中，拿着茶壶与扇子，听外婆给我讲故事。画中穿黄衣服的孩子，正是我自己。”

1936年出生的傅二石先生，如今已年近80，可他对中国画的坚守和创新，仍在路上。他通过画笔，向古人致敬，向自然致敬、向生活致敬。这落在宣纸上的敬意，正是中国画坛前行的一份最好的笔记。



《黄山晴云》

## 丹青解我意 共赴云山游

——傅二石山水画中的自我意识窥探

李蓉君



《赤壁舟游》

甫一打开傅二石先生的画作，很意外。眼前宽阔的境界、宽厚的情怀、稳健的笔致、明朗的情绪、内敛的气质，全然不同于从潜意识里迅疾蹦出的傅抱石山水画中笔致飘逸、气势纵横、水墨淋漓、激情迸发的艺术符号。

在人人争相趋附于大师光环之下的今天，评价傅二石的作品，要连同其父傅抱石并以此之作参照，这于傅二石先生是不公平的。因为，他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的人，他的作品已是一种自我的声明。对于一个有“我”的人，任何一种强加的依附，都是对他的不敬。在第一时间将傅二石与傅抱石作一关联，出于潜意识和本能。然而，此刻将之付诸文字，却属于有意而为了。因为，读傅二石先生其人其画，绕不过傅抱石先生，这倒不是要将傅二石先生置于其父的巨大光环下以增其解，或者刻意较其长短，而是想通过傅二石先生对“我”的执意，看到画家寻找自我、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。

关于“我”，字典里是有这样一种解释：“古代王室一年到头只做两件事：祭祀与戎战。所谓‘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’。所以他们把自己这个统治天下的部族命名为‘手持战戈的人’，即‘我’。”可见，“我”是要统治自己的思想王国并为之奋斗的。这个解释用于傅二石身上相信最为贴切。生为傅抱石先生之子，傅二石比谁都幸运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使他对中国画有着得天独厚的感知与认识。然而，身处巨大光环之下，傅二石比谁都艰难，父亲成就巨大的艺术经验，也一定最直接地干扰着他“本我”的发现。人们在盲目复制“傅石皴”的时候，他一定在抗拒“傅石皴”和“任情挥洒”的创作姿态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，证实了傅二石的成功——他走出来了他。他一反其父才情四溢的水墨挥洒，而是诚实笃厚地表达着对烟云山川的真实感悟。人们都说，对自己的认识是最大的难事。认识自我，把握自我要的就是智慧。

从傅二石先生画作里，我们能够看到他“本我”中的诚笃与细腻。傅先生的画，虽然是为山川传神，需要大的视角、大的气势、大

的意境，不过先生却没有因此大而化之，而忽略细节的表达与作用。他真诚地感知着自然与时代，也真实地表现着自然山川、烟云雨雾的自在与变幻。

傅二石先生的自我，体现在他对艺术路径和方法的选择判断中。石涛和尚的“我用我法”及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艺术观，启发了傅抱石，也影响着傅二石。他说：“山水画家创作灵感来源于大自然，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决定了画家作品的千变万化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山水画追求的是独特之美和新鲜之感。哪怕每天都在画松树，你今天画的松树要与昨天画的松树有所不同——姿态结构的不同、笔力的不同和松树所处环境的不同等等。只要有此不同，就能使人感到画面的独特和新鲜。”这是他对山水画“新”的来源于认识和经验。因此，他的画里不缺与观者气息相同的“时代感”。

师造化，吻合了他心性；师古人，把握了自己的笔墨语言，傅二石先生的笔底不仅有石涛、石溪等清人的山水情味，也有元明山水大家的营构方法，当然，其父的抱石皴也成了他的表现语言之一。不过，他从其父那里得到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对古人和师造化的理解。

傅二石先生喜欢用对立与统一的法则指导山水画创作，他认为：“真正的艺术永远是矛盾的统一。在艺术创作中，有加就有减，有多就有少，有大就有小，有黑就有白，有虚就有实。明白此道理，就不会画出平淡无奇之作。”因此，他寻找矛盾，又力求统一。统一需要的是技术和能力，而在傅二石的画里能发现，他更是在用一种人格化的精神力量统领着山川河岳，他的画里通常都有一个主体，或者一棵松树，或者一个山崖，或者一条溪流，或者一种色调等等，都会给人一种向上的象征力量与精神指向。这种明朗向上的力量，不正是傅二石先生“超我”的展示吗！

本我、自我与超我共同组成人格。傅二石先生的画作，就反映了他从本我体认，到自我实现，再到自我超越上升超我的完整人格。有着完整人格的画，不管是否有天赋的过人才气，其画格一定不俗。

[诸家评论]

邵大箴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傅二石继承了他父亲的传统。中国画讲究笔精墨妙，傅二石的画有这个特点：笔精墨妙。他的笔墨的修养还是很高的。

孙克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二石先生早年也有很多波折，最后赶上改革开放年代，一直在画院工作，在艺术上很有成就，尤其近十几年来，我看到他在艺术上埋头苦干，这次展览的作品大家都可以看到，非常有个性。他的艺术已经像一棵大树，这棵树已经很大，很难分出树冠和下面。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这样，我觉得是非常可喜的。

李起敏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二石继承的是父辈艺术上宏大的气象，人格上博大的气度与胸怀，以及豁达深邃的历史观与宇宙观。因此他体悟到，如何巧妙地处理好画面的空间，如何突破画面的限制，在有限中创造无限，做到小中见大，咫尺千里，这始终是山水画成败的关键之一。

刘曦林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一般来说，大树底下好乘凉——但是要从大树底下成长成一棵新的大树就不容易了。他需要坚强地自立，把从树根吸取的营养变为自己的，然后再把自己的个性得到自我的发挥。我想这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作品比较凝厚，比较坚实，很有鲜明的气势。

薛永年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今天我看傅二石的画，一个总的感想，就像他父亲研究过的顾恺之一样，画的是大气象。“千山竞秀，万壑争流，草木蒙笼，云蒸霞蔚”。他的画不是哪一处的云山，实际上是表现祖国河山的总体。他是把南北方的大自然，他心中的大自然，每一个景色的长处结合起来，创造一种和自己的精神结合起来的画面。我觉得这还是很有特点的。

夏硕琦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二石先生的画活脱、松秀，不拘于笔墨。另外，他的山水画多数用全景山水，蕴含着山水画的磅礴气概。

特别感觉到，他确实用写意的笔墨来画山水。有一句话叫“醉笔写真情”，他看起来画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从中可以看出对激情的一种传达。(泉落青山出白云)里面，长泉、短泉、直泉、曲泉、明泉、隐泉多种处理，画得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办法，使人感到雨季到来，自然山川水量充沛，水势奔涌的自然景象。这种自然美的传达，很有生气，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动。

陈履生(著名美术评论家)

二石先生的作品主要特色就是大——二石先生没有恪守家法，而是画他自己的山水，闯出了一条他的路。

他用浅绛画法画的《黄山朝晖》，那一张画画得很亮，中国画画得这么亮的不多见。浅绛画法的用色要凭感觉，像黄山朝霞这种感觉，把它画得这么亮的，还是很少的。在家学的影响下——二石的山水画得非常严谨，山、石、水、树，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。

黄鸿义(著名画家、美术评论家)

傅二石的中国画，不仅不克隆他父亲，也不克隆自己，这一点是很优秀的品质。

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，用画笔来描绘祖国的美好山河，他将父亲走过的路，都走了一遍。他吸收父亲的文艺思想、文艺精神，他没有去搬他父亲的笔墨，他有自己的笔墨，形成自己的面貌，大家一看有二石自己的模子，对一般画家而言可能容易，但对大师的儿子就难了。